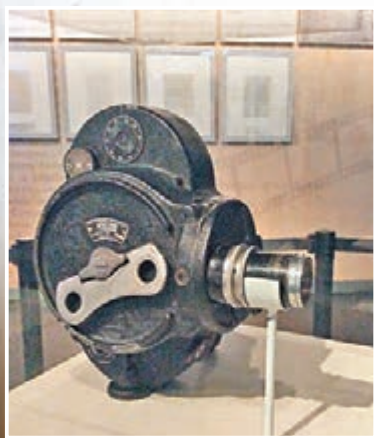


文匯報專訪八旬華僑邵子平：南京大屠殺原始記錄「馬吉影片」得之不易

# 萬里穿梭美利堅 尋獲日軍暴行片



拍攝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攝影機。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

從紐約找到達拉斯，再尋至華盛頓，繼而一路追蹤至耶魯大學，之後又折回紐約，共計5,300公里，終於尋獲唯一記錄1937年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動態影像——馬吉影片，這段湮沒的歷史重現後震驚了世界。在歷史學者看來，馬吉影片是一份彌足珍貴的史料，作為關鍵檔案文獻推動了南京大屠殺成為世界記憶遺產。前不久，在北京東廠的一處胡同裡，華僑邵子平先生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獨家採訪。說起27年前尋找馬吉影片的曲折經歷，這位老人至今仍難以忘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報道



邵子平(右三)在「對日索賠會」研討會現場。受訪者供圖

今年82歲的邵子平，2004年申請了中國護照，與妻子從美國返回北京定居，居住在北京東廠胡同一所民居內。1936年出生於南京鼓樓醫院，父親邵毓麟是民國外交官，曾任民國駐日本橫濱總領事和駐韓國大使。儘管幼時隨家遷台，1971年又遷往美國，但在南京出生邵子平，對南京大屠殺歷史有著極為深刻的印象，他深深痛恨著侵華日軍。

## 創立「對日索賠會」討公道

1988年起，在聯合國總部從事人力資源與法規工作的邵子平與一批美籍華裔熱心人士，在紐約先後創立了「對日索賠會」、「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立志要為在南京大屠殺中的遇難同胞討回公道、爭得賠償。尋找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證據便成為他們的重要目標，馬吉影片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證據。

1988年公佈的1938年2月時任德國駐中國大使館政務秘書羅森於提交德國外交部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馬吉影片拷貝與解說詞，稱此影片「是日人所犯殘暴罪行有說服力的見證」，並認為「解說詞和影片本身都是一部令人震驚的時代文獻」。這份報告在1990年12月17日被日本《京都新聞》發現，在日本報紙以大字標題刊出後，由於一直沒有找到影片拷貝，日本媒體稱為「鬼片」，已派記者前往美國展開尋找。「我們就與日本媒體爭先尋找馬吉的原片」。邵子平憶述道。

1912年，馬吉牧師被聖公會派往南京傳教，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拍攝了受害者的近景影片，是珍貴的歷史資料，1938年1月，由另一名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帶到上海製作了四部正片拷貝。一部給了德國駐中國大使羅森，一部給了一位英國傳教士，第三

部被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帶回美國。第四部下落不明。

循此線索，1991年初，邵子平從紐約直奔位於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聖公會總部，行程2,520公里。在那裡查到馬吉回美國後，任職於華盛頓特區的聖約翰教堂，並曾在白宮主持了羅斯福總統的葬禮。

到了華盛頓的聖約翰教堂，邵子平急切地問：「馬吉牧師現在哪裡？我們能不能訪問他？」教堂牧師回答：馬吉已於1953年去世，生前曾在耶魯大學教堂做最後一任牧師。

邵子平又馬不停蹄地趕到康州紐海文市，果然，馬吉牧師的資料都在那裡。邵子平欣喜地問耶魯大學神學院檔案館館長：「有沒有影片？」館長說：「有馬吉的私信和他拍的照片，但沒有影片。」

## 難尋舊時人 緣來是近鄰

邵子平不甘心，追問道：「那他總有家屬吧？」這句話提醒了館長。館長思忖道：「對呀，是他兒子把這些材料送給我們的，他住在紐約州Rye鎮的Grace Church St.。」「什麼？！」邵子平驚喜不已，「我家就住在Grace Church附近啊！」

從北到南，5,300公里一路風塵，穿越了大半个美國，最終竟在家門口找到馬吉後人。說到這裡，邵子平不得不感嘆有些緣分是注定的。

折回紐約，邵子平夫婦立即拜訪馬吉牧師的次子大衛·馬吉。那是1991年5月。

當年66歲的大衛·馬吉已從摩根銀行副總裁職位上退休，住在與邵子平家僅隔兩條街小島上的一棟臨海的別墅內。

出生於中國的大衛·馬吉與邵子平一見如故，開口就是中文「我叫馬大衛」。邵子平也開門見山說，「我想看你爸爸(的遺物)」。馬大衛帶他



邵子平展示他當年製作的以馬吉影片為主要素材拍攝的紀錄片。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

看了父親寫給母親的家信、卡片與照片。

「有沒有影片？」邵子平問。「有啊，就在樓下的地下室裡。」我一聽，太高興了，立馬說「我們下去找吧！」

## 找到4卷屠殺現場原片

「他那個房子很大，有兩層樓，地下室裡堆滿了雜物」。馬大衛和邵子平一起翻找，突然說「糟糕！前些日子有個日本人找我兒子要電影片，是不是我兒子給了他了？」翻找無果，邵子平感到很失望。

兩天後，邵子平再次登門，表示不願意就此放棄。馬大衛也告訴他，給日本人的電影片裡面都是教會的內容，沒有什麼大屠殺。邵子平面露喜色，「那我們再找」。

他們最終在地下室裡找到了4卷銅盒裝的膠片，上面還有馬吉牧師的親筆說明。邵子平逐個查看，「一個中國孕婦被刺了39刀」、「一個小男孩被刺」……這正是馬吉拍攝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現場的原片啊！

「你看，我與馬大衛多有緣分啊，他就是把電影片留給我的！」邵子平激動不已。

## 37分鐘影像 日寇屠城鐵證

特稿

1991年5月，馬大衛向邵子平所在「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慷慨地

提供了當時認定記錄南京大屠殺帶有鏡頭說明目錄的全部影像原片，攝於1938年1月10日之前的內容，多為醫院內或室內等小範圍拍攝的鏡頭。攝於1938年2月至4月的鏡頭，則與暴行有關，出現在醫院外、郊外或民居裡。

邵子平將這些珍貴的原片，送到紐約一家影像公司翻拍後，將原片原盒送還給馬大衛，以翻拍片作剪輯，製成兩套能在電視台專業設備播放時長37分鐘的「一寸盤」。這37分鐘的版本涵蓋其他所有版本的鏡頭，且原片膠片質量極優。「對日索賠會」的骨幹會員陳憲中確認，「這37分鐘是定稿」。

## 部分影片仍待發掘

至於內地媒體廣為報道的馬吉拍攝有105分鐘大屠殺影像，南京的紀念館認為不準確。2002年10月，大衛·馬吉專程來南京，將父親拍攝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攝影機和4卷銅盒裝的原片膠片捐贈給紀念館。紀念館原館長朱成山說，目前該館館藏的時長17分鐘的馬吉影片，正是他們將馬大衛捐贈的膠片，在上海電影製片廠轉成磁帶後獲得的影像資料。

不過，邵子平說，根據已知的馬吉牧師1至12號影片解說詞，其中還有許多影片鏡頭目前沒有被發現。



大衛·馬吉捐贈的4卷銅盒裝的原片膠片。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

# 眾籌廣告集證駁日市長謬言



被刺傷的平民在籃子裡奄奄一息 | 這個家庭因日軍的闖入徹底毀滅 | 日軍殺了她的丈夫和孩子 | 他和其他100人綁在一起被日軍用點燃的汽油燒了頭 | 日軍在他的咽喉處砍了兩個很深的傷口

1990年12月26日，美國《紐約時報》第16頁刊登一則全頁廣告「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兼駁斥石原慎太郎」，文章視底是1937年12月18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發的「(日本)南京屠城」的報紙版面，廣告顯著位置是一位跪地中國人被日軍持刀砍頭的歷史照片。廣告同時向全世界徵集南京大屠殺有關資料。

對於這頁廣告的起因，美國《世界日報》現任副總編魏碧洲記憶猶新。1990年冬，《花花公子》雜誌刊發了時任日本東京市市長石原慎太郎的專訪，石原慎太郎

公開宣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造的」。時任《世界日報》時政記者的魏碧洲讀到這篇專訪後義憤填膺，他把這段專訪整理出來，刊發在《世界日報》一版。

魏碧洲說，日本雖然一直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但沒有人具體公開表示過，「這次石原慎太郎以東京市市長的身份說了這樣的話，就坐實了。」

果然，報章刊發後，魏碧洲就接到當時在紐約聯合國工作的邵子平打來的電話，查詢此報道的信息源。

紐約華人的怒火被迅速點燃。1988年

由一批美籍華裔熱心人士在紐約創立的「對日索賠會」立即行動起來。籌款在《紐約時報》刊登全頁廣告是他們一系列行動的第一步。

## 喜獲馬吉線索

據「對日索賠會」的骨幹會員、今年79歲的陳憲中回憶，「石原講南京大屠殺不存在，我們就要借助主流媒體去反駁。」他說，「廣告費的6萬美金是大家共同湊的錢」，「看到的人還不少，影響很大！」

廣告刊出後，時年79歲的艾迪·費奇(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的女兒)看到報紙，想起手上存有一批侵華日軍暴行照片，就主動聯繫「對日索賠會」。魏碧洲說，邵子平他們很興奮，立即約上他一同立即驅車趕到新澤西，在費老太太家中閣樓上，翻出一疊她父親留下的逾半個世紀的50張珍貴照片、回憶錄《我在中國八十年》，以及費奇編輯的11分鐘馬吉拍攝的南京大屠殺電影版本。邵子平也因此結緣馬吉影片，有了進一步尋找的線索。

# 相關文獻互印證 人類悲劇須反思

1991年，「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會」)在紐約成立，邵子平任總幹事。8月2日，聯合會在紐約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了37分鐘的馬吉影片，馬大衛現場展示了父親用於拍攝這些珍貴歷史鏡頭的攝影機。發佈會還特別邀請了朝日電視、朝日新聞、讀賣電視、讀賣新聞、每日放送、東京電視等眾多日本媒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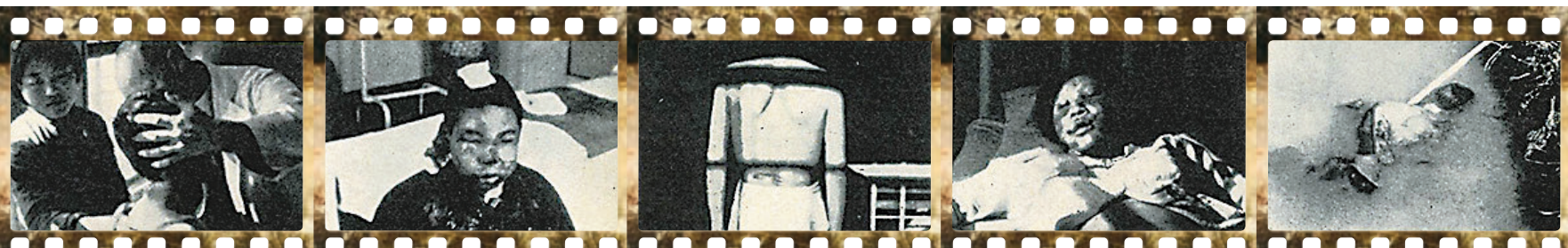
當年作為《世界日報》記者參加發佈會的魏碧洲，清晰地記得看完影片後「很激動」。他說，「這是外國人從他們的角度拍攝的沒有任何偏頗的歷史事實，非常珍貴。」魏碧洲記得，稿件刊發後很震撼，唐人街無人不知，有讀者說，「有這個明白白、真真切切的史料擺在這裡，日本人想躲都躲不掉。」

1991年和1992年，由「對日索賠會」骨幹會員陳憲中出面，籌措了35萬美金，聘請著名導演依據37分鐘馬吉影片，先後拍攝、編制了歷史文獻紀錄片《馬吉的證言》和《奉天皇之命》，在美國的社區、大學巡迴放映了近百場，並在台灣、日本電視台放映。

1997年，聯合會將紀錄片製成3,000套錄影帶，寄送聯合國所有的會員國辦公室，同時贈予美國各地圖書館、大學與有關機構。

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張連紅表示，約翰·馬吉的影片，不僅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價值，而且它與同時代反映南京大屠殺的日記、書信和外交報告等文獻一起，互為印證、互為補充，共同構成南京大屠殺的珍貴文獻，從而成為後人不斷反思記憶這一人類悲劇的歷史寶庫。

1996年11月，邵子平從德國找到並促成公開《拉貝日記》。張連紅認為，馬吉影片和《拉貝日記》的發現，是世界重新正確記憶南京大屠殺這一人類慘案最為關鍵的史料文獻。正因為此，邵子平與聯合會同仁在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領域的重大貢獻功不可沒。



她的頭差點被砍下來 | 被鐵棒打的14歲男孩 | 這個警察是通過裝死逃出來的 | 她因為抵抗日軍身中29刀 | 拋進水中雙手被反綁的屍體